

及門諸子編輯

艾陵傳心錄

華樂草堂藏板



艾陵雷先生已刻未刻著述書左

已刻

傳心錄凡九篇

艾陵文鈔凡十六卷

艾陵詩鈔凡二十六

未刻

艾陵文集 卷次未編

艾陵詩集 卷次未編

通鑑紀事本末擇要凡上下

自周威烈王起至元順帝止計二百篇古今之事開卷了然

未刻

文錄一集凡二冊上下二卷

文錄二集凡一、二、三十一篇五卷

文錄三集凡七 一篇四卷

精選漢書

詩風

門人

梁浩之 史書
李驎 孫城 訖
陳夏 王昌作
陸藩

伯顛先生像



伯顛先生像

伯顛雷先生像贊

弘道其如命休論行與藏先生老被褐已升作老
艾陵書一編窮理析豪芒一時來學者千里戎袞糧
而我生也晚不及弟子行俎豆側嘗聞此志宜闡揚
豈不符甲令忍獨私庚桑邗溝舊里居戎來炷瓣香

長洲韓莢題

韓莢

長洲韓莢

雷夫子像讚

和生樂嚴生禮周折中規矩立身山嶽立言經史末
俗虛桴憚我夫子眼底鬚眉生前容止恍坐三月之
春風命以面提以耳

新安門人方壇敬題



傳心錄題辭

艾陵雷先生文鈔庸庵負子業已鏤板成書其猶子
秉乾昔嘗執經于艾陵與及門諸子復取其言理之
文別爲傳心錄一編授諸梓人蓋古人之言學也合
而不一七十子各有支緒至宋洛中二程始起而一
之南渡考亭公一之愈嚴世稱濂洛關閩爲傳心之
學今艾陵之傳心錄羽翼先儒於濂洛關閩之學也
何其深哉密昔常與築夫豹人過艾陵出餅果茗會

談文竟日諸公皆十年以長獨密齒稍後不覺遂三十餘載諸公物化密亦年七十衰頹而病追憶平生故人尤喜艾陵之子毅與同門諸子編輯遺書爲可快也

康熙甲戌長至成都費密謹書



傳心錄目次

讀大學

讀孟子

德說

敬說

性論一

性論二

顏淵論一

顏淵論二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凡九篇

傳心錄目次終

傳心錄

艾陵雷士俊伯鰲著

讀大學

大學章句作於朱子先儒未有非之者而蔡虛齋取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合之聽訟一章結以此謂知之至也為格物致知之傳以為傳未嘗闕特篇簡錯亂考訂者失其序耳虛齋之說因於方正學所題大學篆書正文初觀之似為近理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詳畧相依巨細互貫而知止定靜

安慮得上不屬綱領下不屬條目章句之釋終始先後承之強列於此如人之胸腹而塊然置瓦甃其中上下隔絕今去此二節則以綱冠目以目繫綱所謂有倫有要者也久而熟讀精思深知其不然大學之綱領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條目之於綱領也簡者取簡焉繁者取繁焉少一不可猶耳目鼻口各具一用然其緩急輕重聖人未嘗不指以示人平治齊修正誠必自格致始故曰知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也得者欲平治齊而得欲修正誠而得也知止者平治齊修正誠皆有止而格物以致知也而治天下有原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故獨舉身而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於身之外舉家而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緩急輕重或提之於前或挈之於後古文錯綜變化如此學者識八條目之不可少一又識八條目之有緩急輕重殆庶幾矣故大學當以章句折中而篆書正

文甚爲訛謬正學不審而助成其書虛齋又不審而信正學之言也

大學之八條目絲牽繩連譬如木然自根及枝自枝及葉雖名爲八其實一事也作傳者分爲十傳章斷類別而其中絲牽繩連者未嘗不存朱子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也讀者於每傳每事探其所起究其所至使十傳如一傳斯得之矣如修身齊家一傳親愛賤惡之辟有由於意之不誠者有由於心之不正者其爲滯亂爲弑殺忿慮之動惟恐人覺則間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此親愛賤惡之入於惡而由於意之不誠者也其喜怒之合宜而未免溢喜溢怒則忿憶好樂之不得其正者此親愛賤惡之未入於惡而由於心之不正者也身之不修如此施之國與天下則所令反所好甚則好惡之辟而爲僂矣齊家君子於親愛賤惡之辟必窮其始於心意終於國與天下者所謂格物以致其知也夫傳之章斷類別於本傳所釋無遺義言之所及也而絲牽繩連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者在讀者自得之言之所未及也然

則讀者當如何講誦於其本傳所釋者而繹以孔子之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則十傳如一傳矣嗚呼此讀大學之法也

心兼動靜正心亦兼動靜正心修身章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此靜之不正者也心有此四者而四者皆不得其正此動之不正者也靜不正而動亦不正失則俱失也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承上接下之辭耳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則指不得其正也而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未之解也乃於下節補

之而曰敬以直之君子察乎心之無以檢其身而敬以直內則不至於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矣其詳見大全小註心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期待之心或事已應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則其於有所云云明且盡矣事未來而先有期待之心者靜之失也應事時意有偏重者方動之失也事已應而留在心下不能忘者終則有始動之失而又爲靜之失者也皆不能敬以直內之過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

行二句遂以心之不正舉而納之於動故其說窒礙不通至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然則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正心之學存養與省察相半常人先差之於存養耳如虛齋之說謂常人能存養不合謂聖賢廢存養又不合且心之正有動靜不正有動靜如虛齋之說心但有動之不正無靜之不正故曰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也夫常人之心未見於用時無不正之可言乎一心作主不定雖閉戶獨坐一念夫滅一念又起同於翻車流轉撼搖無須更停其暫得休息者昏眊欲睡耳故明道言性靜者可以爲學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緣常人之心不能一刻得靜也不靜則憧憧往來可以爲正乎今謂心未見於用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是以常人之心爲靜而寂然虛明與聖賢同狀何待常人之厚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其說窒礙不通至於如此

文章史記爲近古如游俠滑稽酷吏諸傳每人偶拈其平生所爲一二而其人之形狀容貌性情畢覩鳴

呼斯其所以云工也學庸語孟尤有進於是者說事
闡理約畧而已具夫兩者舉夫一遺乎彼者見乎此
參伍錯綜由其言之所及以推其言之所未及聖賢
之大用畢矣齊家治國平天下兼化之處之二義化
之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處之者己欲立達而立達人
者也假如後人作治國平天下二傳如何化如何處
闕一不可矣而處之化之累牘盈篇終不盡也而傳
大學者不然治國但詳其孝弟慈之成教者耳平天
下但論其好惡之同民者耳蓋國於天子也近笑語
嬉遊朝發於宮中而暮聞於畿內不能欺也故化之
爲難天下於天子也遠鰥寡孤獨抱冤於海隅而見
抑於縣令不能訴也故處之爲難言豈一端而已各
有所當也然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承上章孝弟
慈而爲言則義固相通也而平天下者孝弟慈不出
國而成教於天下傳者粗言之矣治國者上下前後
左右有絜矩之道傳者竟未之言也引而伸之存乎
其人耳然則齊家一傳何所言乎言其化之處之孝
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之辟一家羣而効之化

之者失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之辟而作止舛
謬賞罰顛倒處之者夫也唐高祖剷除僭亂四海
一妃嬪招權納賄建成世民元吉人自爲政詔敕令
教並行爭奪紛起其爲能化之邪其爲能處之邪

讀孟子

道精於事之熟而神於力之強今夫君子之志道也
踽踽而步之矻矻而趨之措之於口襲名號蹈規矩
倉皇辨析而前瞻後顧恐一語之乖於其說故其言
拘而不快言者甚勞而聽者易厭此無他事之不熟
而力之不強也若其人之具有強力而熟乎其事者
不然博備貫通雖蕩戲醉謔而皆歸於道出以告人
隨物觸類從容指畫揭其小而大者不喻叩其顯而
微者不遺言之約畧而已使人入於其範圍斯可謂

天下之精而神者矣吾讀孟子書至保民章竊謂孟子庶幾於此而以爲事之熟力之強孟子嘗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此治心之要法也人雖渾敦窮竒昏暴嵬瑣不才而歷歲月遇紛紜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未有不動於中者旦馳暮逐一不省察同於浮漚自起自滅此莫大之害是故貴於知也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髮一絲之善雖正且誠不過一髮一絲而止自細以至巨自少以至多則不可勝用是故貴於擴而克之也雖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惡見其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擴之充之者譬如瞽者俵俵何之有一善未嘗不知知則其端可引是故擴克之必由於知也世之學道者不能不務於治心苟務於治心必不能捨斯法孟子與齊宣王論保民即其以羊易牛苟導曲喻至於千餘言大抵不外知與擴而克之以羊易牛者不忍也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也明以羊易牛之爲不忍又明其爲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則知之盡也以羊易牛者恩及禽獸也百姓重於

貪獸而吾之老幼重於百姓老老幼幼推而及於百
姓又推而及於禽獸則擴克之盡也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動而不省察其患在不知知而止於此則
其患在不擴克不在不知也人之病也必有其所以
病者體熱頭痛者感乎霜雪嘔泄霍亂者傷乎暑濕
知而不擴克其病之本在欲也霜雪爲殃散其寒則
愈暑濕爲禍去其邪則瘳知而不擴克欲爲之患勝
欲則無不擴無不克也宣王之欲惟辟土地朝秦楚
蒞中國撫四夷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則
不能不興兵危士興兵危士則其勢不能及百姓豈
但勢不能及而已利令智昏必有從而困苦之者而
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區區一牛無所損益
成敗故於其穀觫而不忍以羊易牛談笑行之無所
牽制此如山林餓夫見路人貧窶者慈形於色悲哀
流涕或盜人之狗而啖之屠殺剝割欣欣如矣宣王
之欲若火燎原不可撲滅而持以勝之者孟子所云
緣木求魚後必有災是也而人不覺耳宣王念其欲
之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興兵危士之不

能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而反致災則欲自
釋欲釋而其愛民之心當油然而生此目畏尖物反
復百方以克其畏者耳目畏尖物以其物之刺人雖
不交於目而亦畏之也門戶几筵皆置尖物焉習知
其不能入目則不足畏矣心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
中國撫四夷以其樂之可欲也揣長度短知興兵危
士而不得反以致災則不足欲矣後之儒者奉一先
生之教言心則標理氣言治心則目敬義危坐厲色
而訓於人曰如何知如何擴克如何勝欲而孟子不
然疇昔纖介末節尋常忿爭粗跡婉挑直示一一寓
焉何其精而神也信乎事之熟力之強事熟力強則
左之右之咸宜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楞嚴一
書佛與阿難於講堂林園之屬剖繹奧眇滾滾不窮
有孟子意焉然佛以闡其禪孟子所論皆聖賢天德
之蘊彼邪而此正彼幻而此實故孟子爲深於道也

德說

天下有德者寡非錄錄不才者害之虛浮不實者害之也錄錄不才者莫識仁義禮智之美也使告以仁義禮智而曉然於其理則奮猛果於用力矣而虛浮不實者有二其一病在弛緩其一病在詐僞弛緩者鮮功詐僞者德之賊也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而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德之有忠信如饑欲食渴欲飲必食飲而後快如色之白味之甘白受采甘受和故德未有不基於忠信

者也今一善也務求其有得於己無得於己而徒言之無益也務求有得不得不休斯忠信也善有於己無與於人已有其善人雖不知可也人稱吾善己竟無之不可也善不求知歸於自得斯忠信也苟或忠信則存心積慮無非爲己而不爲人又能盡己而非姑一試之時勤時倦也爲己則毋欺己盡己則必成己夫如是則輝光變化臻於聖賢而後止也故忠信所以進德主忠信而徙義則德崇雖以學禮言而禮非忠信之人不可學也人之虛浮不實者則異乎是其弛緩者則亦志於善者也古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生民以來之所尊也嚶嚶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我可習而至也今日行之明日棄之矣圖其一則不希其二矣此其人蓋近正也稍有所獲而安耳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道而樂二者交戰未決此弛緩之病其患小也其詐僞者則小人之尤者也小人之惡則亦惡而已矣而其尤者則惡而飾之以善狡獪險側渾敦窮竒而躬蹈周程口談詩書鄉國共賤之彼方矜機巧王莽私買侍婢昆

弟或頗聞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即以婢奉子元此詐偽之病其患大也嗚呼人不忠信而欲有德難矣余少好辭章長而未有述作德說以警吾友李艾山純質儒也而注意聖賢可與入德者且以贈焉

敬說

六經遭秦火遂滅漢興藏者久而漸出土相與誦詁講習通其句字曉其飭躬敷治之畧與制度名數而已精微妙蘊以試於心庶幾形而上者皆未及也濂溪周子乃得絕學於遺經程子克其類加詳而於汎濫浩渺之際得所措手之術曰敬後學進德始知要領抑敬不起於程子易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然則敬者聖人發之而漢魏以來儒者但未之察也程子從千百世之下以聖人之語驗之已之心又以已心之

所獲參之聖人之語覺進德無_二敬者故終日矻矻而輒以告諸其徒蓋敬者一也一者不二之謂也心變而神忽彼忽此譬如電光之照奔馳飄揚不可拘持人之恃以爲身之主者心恃以應物者心靜可制動而心動矣尊可役卑而心卑矣將何以安居獨裁無處而不當且心至靈通而憧憧擾亂何以云心治之莫如一則可以有爲可以合道天下莫大之患心務其事而又紛馳衆事心專於一不一則不專心不專則力不致力不致故事不成今深山茂林材木聚焉而兩人樵採甲舍斧斤無他圖也乙志在讀書尋又志在圍棋尋又志在燕遊持斧斤四顧輒作輒止其所收不能比專於斧斤者勢則然也使去其讀書圍棋燕遊之私而專於樵採乙豈不能以如甲故曰可以有爲也天下惟虛者萬端投之而入實則不入今有兩人宜刑或飲酒而醉或輾轉躊躇思其妻孥念其宮室財賄計其割裂傷殘愴焉悲惴焉懼醉者異乎是油油洩洩寤而歌寐而寢已矣豈其識量之遠人醉則忘其死其所以能忘者何也酒實乎其

中也實於酒者猶然而况實於三者乎心二則虛一則實一者所以實之也故曰可以合道也程子之釋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嗚呼盡矣而又曰嚴威整肅則心一一則無非僻之于天下之並立而殊塗者其亦同歸而相資者也易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矣而亦曰義以方外敬則內直義則外方斯其並立而殊塗者也外方則敬益篤內直則義自協斯其同歸而相資者也天下無心存而袒裼箕踞者亦無袒裼箕踞而心尚存者學者兢兢業業心一而靡二而視聽言動皆循規矩其於敬過半矣聖人之道濶而難窮欲於汜濫浩渺之際而有所措手無踰於敬因推程子之意而為之說

性論一

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子思之言性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蘊奧莫盡於此矣孔孟之言性無能外也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陰陽水火木金土而已陰陽水火木金土有氣焉有理焉其氣則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矣而健順仁義禮智信之理行乎其間水火木金土以類而分之則或陰或陽水金陰也木火陽也土則陰陽兼仁義禮智信以類而分之則或健或順

仁禮健也義智順也信則健順兼仁義禮智信天下
無人而無之也而鳥獸草木之物莫不有其意皆性
也皆天命也天可以統地言天而地在其中故不言
地也性合人物雖人全而物偏人著而物微而人與
物實同有是性也此朱子之說子思之指也水火木
金土之氣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以載仁義禮智信
之理則有氣不獨氣而已也蓋亦有質矣以言乎氣
質人與物則有清濁純雜之異也而人之清濁純雜
之相去豈可勝舉乎於是有智有愚有賢有否也故
以其理言則智愚賢否未嘗不一致以其氣言則智
愚賢否不一而亦不至於相遠去其偏駁以歸於粹
精則所貴乎學也孟子曰性善此專以理言者也孔
子曰性相近此兼以氣言者也大抵皆天命之性也
理寓乎氣世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欲離氣以言理
離氣以言理則捨孔子之所謂性相近者但主於孟
子之性善矣而人有智愚賢否求其故而不得遂以
其私見而立說其弊至於無窮荀子曰人之性惡此
見人之氣質之濁且雜者而以病於其理矣楊子曰

傳心錄
人之性善惡混此見人之氣質清濁純雜半者而以
億於其理矣告子之誤大略似此至於釋氏又超一
切而遁於不可見爲高祇守乎空虛寂滅此捐理氣
而務幽眇以欺人者也嗚呼聖學晦而人不知性不
知性則不知道不知道則教不立而聖學幾乎息子
思天命之謂性一言冒乎衆論而不遺參於異端而
無病學者深講詳辯之則於性庶幾耳故曰明於性
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
謬可以知性矣

性論二

孔孟之言性者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曰性善其一
兼氣質言曰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有確乎習之不
移者言豈一端而已吾合而觀之識性善之指則孺
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無惑也識性相近又習之不
移之指則人之智愚賢否無惑也後世之儒不知氣
質之性不知氣質之性則所謂性相近習之不移者
皆不歸之氣質而以爲太始之理則然矣人實有智
愚賢否而一之以性善吾曰性善而人實不然宜乎

告子荀子楊子各以其意立說而各有其病人性皆善而氣質之濁雜者則欲能蔽理若克欲以求理無害於其爲善氣質既濁雜又不能學以自克遂入於惡矣荀子不言人之惡由於氣質之濁雜而不能學竟以爲人之性惡且人氣質之清純者多矣不聞荀子因人氣質之清純者曰人之性善而獨因人氣質之濁雜者曰人之性惡此荀子之病也人之氣質有三等其上者欲不勝其理其中者理欲相敵其下者理不勝其欲欲不勝其理者其清純者也理欲相敵者其清濁純雜半者也理不勝其欲者其濁雜者也上者之學而爲善也易下者之學而爲善也難中者之學而爲善也在難易之際楊子不言善惡混者之爲氣質清濁純雜半而未學者之所致又舍其上下者而不道獨舉其中焉者之一等以盡天下之性此楊子之病也告子專以氣質言性故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善非性所自具必矯之飾之而後善乃曰性猶杞柳矣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性輾轉而無定可善可惡乃曰性猶湍水

矣荀子竊其杞柳之說而曰人之性惡楊子竊其湍
水之說而曰人之性善惡混甚矣告子之黠也告子
荀子楊子三家其病則異而所以病則同皆由於不
知氣質之性見人之有智愚賢否而無能解於性善
之言故各以其意揣摩測度於其間也而釋氏又變
三家而立說其託愈高其病益甚人之質成於氣有
氣而有質有質而有理理不可以混沌稱名分類別
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殊所謂性也釋氏既言性又不
言仁義禮智信安有此空虛寂滅者而守之以爲性
哉此釋氏之病也孔孟之言猶鑑也衆說之得失猶
人之美醜也人之美醜視於鑑則畢照矣衆說之得
失考於孔孟之言則畢察矣天命之性有二其一以
太始之理言則性善故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也
其一兼氣質言則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習之不移
故人有智愚賢否也太始之理同故性善性善則人
皆可爲善氣質不同而理自同故性相近非昏頑不
移學則皆復於善不學始有不善偏執者之謂固談
玄者之謂幻明乎此而諸儒之謬可不攻而自破也

顏淵論一

理欲之說始於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後世講學之士爭談之而庸陋無志者厭其迂濶甚以爲訕詈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實孔孟之指不如此也欲雖曰人欲原於人乎抑原於天乎若原於人則理者如白欲者如黑理者如東欲者如西善惡異路發憤剪滅之不暇矣而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即天理而欲者天之氣也欲原於天明矣苟原於天則欲之於理如君之

有臣將之有卒雖非其敵而亦不能相少也且理舍欲安能獨爲理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者理亦無從附以見而已然天下之人非欲不足之患理不足之患也率意徑行而不自止則繆戾恣睢壞倫敗常無所不至聖人知其然故因而節文以爲禮使飲食男女欣然皆得其願而不違於矩則欲亦理也顏淵問仁子告以克己復禮而克復之目則禁其非禮之視聽言動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皆由於

此集註之訓之也以克爲勝勝則類師之戰勝者矣以己爲身之私欲私欲則欲之違於理者矣欲之違於禮者勝之當禮不必勝也嗚呼精矣釋氏之學無眼耳鼻舌吾儒所排以爲異端而不敢稱者儻悉絕色聲臭味空虛寂滅又何云異於釋氏乎人受天之氣以生情動於中而物接於外則欲有不能一日已者也強遏之不出必有橫溢潰決之患時觀而自省務合於禮而禁其非禮則理之制欲如君使臣將御卒爲其所驅役而無與抗者形豈有或縱性豈有或

失者哉集註於克己之言既如此釋之矣而釋曾點之言志又有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者此聖人所造之極其人欲皆天理不可以人欲言也非人欲可克之抵於盡而得無欲也世之儒者竊聞程朱之餘論而不得其義曰人不可以有欲也屏而去之踴踴敝衣疏飯離群索居斷棄嗜好爲槁木死灰天下始尊嵇康阮籍於程朱之上而憚聖學爲可畏置之不講甚則群而笑之矣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顏淵之克己不如此也

顏淵論二

天下之患莫甚於斷棄嗜好空虛寂滅鬱鬱得所不樂然而釋氏之徒有勉爲之者矣顏淵之克己眼耳鼻舌之欲未嘗言去也範圍不過務循於理云爾雖欲循於理則欲亦理而眼耳鼻舌之欲猶行也此非不近人情者而天下博聞多見之士卒無一有事於克己者也天下之人何厭之有眈眈於欲譬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惟窮量極數而後已故無欲不如欲有欲不如多欲多欲不如縱橫放肆蕩然無復繩

約之爲快也然則天下之人或能克己歟時而自克
雖齊民亦有之齊民而不自克則刑戮不能威天下
之變多矣以飲食男女二者而言今天下之貧民鰥
寡無告藜糗不給則劫奪而求矣天下之富民歡酒
啖肉家備妻妾而病不知足則淫侈無忌矣而天下
爲劫奪爲淫侈者少而不劫奪不淫侈者徃徃而然
豈其欲之寡與此無他屈於理之不可也屈於理之
不可者輾轉反復屢起屢止豈可謂之非克己乎然
則齊民時能克己矣而終非有事於克己者終無人
至於顏淵之域則何也天下三綱淪九法斃如劫奪
淫侈之行雖齊民能克也天下非三綱淪九法斃如
劫奪淫侈之行雖知道之儒不能克也顏淵駸駸乎
進於聖人不獨不爲劫奪淫侈而已故齊民時能克
己而終非有事於克己終無人至於顏淵之域也吾
嘗論之古之人其自治也嚴今之人其自治也寬自
治嚴故堯舜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己責自治寬故
桀蹠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己矜思至於堯舜則惡
如毫毛之細而不肯恕思僅不至於桀蹠則非惡如

丘山之巨而竟肯安古之人所以益高今之人所以
日卑皆由此也嗚呼孔氏之門其著名者七十餘人
獨號顏淵好學信乎克己之難也今之世無有顏淵
矣談理談欲則掩口而笑或相與訕詈已矣乎顏淵
之學終不可幾乎有人於此以堯舜自任平居之際
大德既飭小物必勤推而進之母但曰不爲桀蹠云
者顏淵之學可得而興也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故生滅依乎理以適乎時時者
理之所趨也時屢遷無定今夫心而時乎此或時乎
彼矣然時爲理之所趨無定者亦未嘗無定也人見
其寂也而名之曰靜矣見其感也而名之曰動矣衆
人之心不能嚴且一不嚴則懈懈則縱不一則雜雜
則擾獨處而思慮迭起無所謂靜也無靜則其動者
憧憧而已矣豈得謂其有動乎朱子論動靜曰動靜
如船之在水蓋船之高下因乎潮之進退有事則動

無事則靜之說也愚申論其指謂非聖賢不足以語此而歸於心之嚴且一夫大將統十萬之兵震曜殺戮莫肯稍假者嚴也大將命之十萬之兵從之號令指揮莫有遲速出入者一也心亦若是而已矣心有道心與賢奉道心以爲主廩廩師保君王謹肅整齊不使參差之念群構並爭故尸居淵默其心次寥以清物至順而應之汨汨如也衆人不能主乎道心而惟心之所欲聽之心環轉不窮者也唯心之所欲聽之則須臾而其心有千百之繁者矣惡能望其靜也如是而臨物其心滯於豪芒亂於紛紜又惡能善其動也嗚呼聖賢之心如船之在水高下因乎潮可動可靜衆人之心如船之在地膠固微執靜不安動不獲動靜兩失而已矣聖賢知人之心難於靜也教人嚴一其心以求靜者曰敬以直內而靜則能動動不失敬動亦未離乎靜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盡矣時者無定今時之理不同於昔時故謂之時然非心嚴且一則無靜無靜亦無動而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有靜有動動靜不失時

傳心錄
如船之在水也學者循而求之可知所用力矣

千聖之道以言而彰千聖之言由心而著故言傳而後道傳道傳而後心傳也蓋十六字肇端以來曰敬曰誠曰忠恕曰四端無非言心也微而性天近而存養以此心會義理之源而不使之或放則閤脩一室之內而經緯萬端無所不貫雖先哲之謦咳不能親接於同堂而心之所注默與神會不啻羹墻見之矣况三墳五典盡皆明道之書二銘四箴悉覩存心之要出其虛靈之機以與千百世相感發非言不足以傳之也艾陵文鈔不下數十餘萬言而獨以九篇爲

傳心錄蓋其搜闢理窟掉臂游行不涉事類膚雜之
辭獨標性命精微之旨所謂立言明道以傳千聖之
心者殆無憾焉吾輩侍先師日久聆其緒論布諸
文辭非無籌時論古之言而此九篇者實為千聖傳
心之要也學庸在戴氏禮中與曲禮王制同編次一
經弁首於四子之書而入德行道者遂不能泛駕而
他騁然則傳心一錄又安可少乎哉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九日門人方城書後

孫燕 史蒼霈 負履端

陸藩 汪文棟 徐燮

梁潼之 程世華 孫穀

李麟 方壇 閻澄

門人

陳夏 史書 劉其祿

編輯

梁浩之 王昌祚 顧月樹

徐朗 胡士京 顧渚

何荷 方城 孫匡

受業

弟士傑

士倬

士儀

士偉

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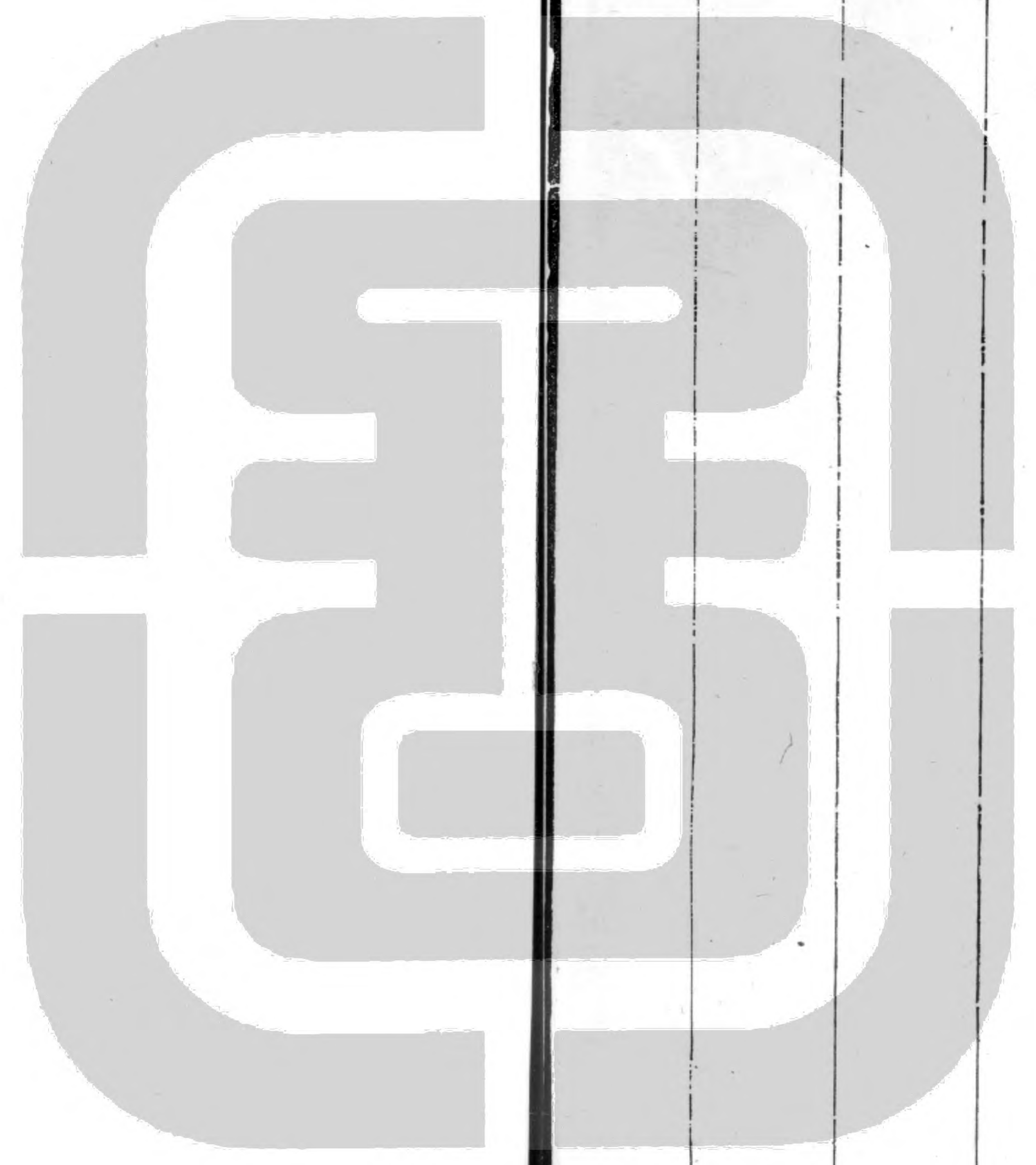
復

楷

禎

成德

門人蕭曉書



涇陽雷伯顓著

艾陵文鈔

莘樂草堂藏板

文鈔十六卷
詩鈔二卷附

艾陵文鈔序

艾陵文鈔十六卷涇陽雷伯顓先生遺集也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垂四十年既沒其子毅鈔其文之可行世者請序於寧都易堂魏禧七癸卯歲獲交先生及築夫王先生嘗讀先生文詳而有法質樸敦厚一依於禮義自少年為諸生即慨然有當世之

志往亡好論天下事所論事文工拙之故
頗類曾南豐既自放廢益肆力於古說經
術考禮制傳記碑版所述其工者雖南豐
得意之文何以過焉今天下古文大興其
卓然能名一家者不少人獨先生為之於
舉世不為之日先生倡之築夫和之數十
年天下言古文者江淮之間必以雷王為
歸嗚呼豈虛也哉天下國家之壞不患於
無文患於士無真氣而其文日趨於浮偽
虛辭以揜意餽釘掇拾以為文此浮文之
易見者也言依道德語關天下國家之故
廉節則伯夷不讓經濟則賈誼鼂錯之徒
無以過而退考其實殆與世之市儈矜儒
無毫髮有異此偽文之不易見者也偽之

為害破國亡君而其禍方未有以止其端
陰成於學術而顯發於文章是故文無真
氣雖出入左史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率皆
謂之浮偽而本身而發言乎真氣者雖不
必盡合古人之矩度固已無不可傳矣先
生於古人之法既銖兩悉合而為文一本
於真氣其為近代作者無疑也方先生與
築夫訪予劉氏園曰曾見子叙李鏡月懿
德錄而好之予報謁先生亦出其所繕寫
文集相示時予學古文方十六七年後此
為文數變再過揚州欲以就正先生而先
生死矣至今僅得叙先生集嗚呼先生死
猶幸築夫之老且康強為文日益工先生
之文其必有以論定也矣

康熙丁巳冬十月寧都魏禧撰



清處士雷君伯顛墓誌銘

白田第王巖撰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讀書無日夜不休爲文章博辯質實
根柢經術出入羣史自名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
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直社刊版行世旣慨然念天下古文
絕響久與友人王巖廢棄隱處日夕淬厲切磨著書明道窮討
六經周禮諸史百氏之說究質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興亡君子
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淳沈浸貫穿縱橫咀茹英華其見於文
繇韓柳歐曾上邈馬班左國達於經間參公穀考工之辭每一
構思鉅心劇目篇成琢削鑿刻改經四三或旣鋟梓毀版更易
嗚呼處士於斯道可謂慘淡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疑也著艾
陵文集二十卷詩二卷處士諱士俊字伯顛陝西西安涇陽人
遷揚州初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督學嘗擢第一補廩屢應鄉舉

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遂棄廩貢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業立就每抵掌雄談旁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揣摩經畫若可即見施措既自廢棄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饒訾已日益貧困多窮愁悲憤負氣剛簡高已忤物言語氣象多與人異世益以是不合晚乃欲棄異為同人猶畏憚貌敬情疎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樊汭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諱邦成祖諱汪父諱起鯉國子監生樸直公正重宗黨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具處士自為權厝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毅泰麟多多天女二一嫁韓振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華女三皆幼處士既負才不試遇事慨慷踴厲風發為人排難直前無回袁公繼或為揚州兵備有馬中英者後母訟不孝欲寘之法實則後母及二弟謀盡

吞其產處士憐其寃上書袁公庭謁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來說情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辯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釋之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孤毅等卜葬江都艾陵湖橋墅之東原丁山癸向趙孺人韓孺人皆啓攢柩毅等再拜涕泣請銘嗚呼巖忍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榛莽汨雅馴剽賊吞剝何紛紛滑稽纖巧迷漢秦斯文絕塞白日昏比偶單行仍時文艾陵特起開蒙屯驅放詖淫除靈雲用厲承學視貞砥

論雷伯籲先生文行七條

周 斯 盛 際

伯籲先生古文三百年來所僅見者當在荆川遵巖之上宋潛江猶伯仲行也近日王魏李孫施汪不及遠甚世有識者決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諸論力摹蘓文得來自蘓文後實為承祧繼起之篇

伯籲一生盡得力於曾子固之文惟論傳二體獨不學曾論步三蘓傳宗史漢如房兵部傳卓然班馬名篇如梁子武盡翦記却又似韓

蔡夫與雷至交前作墓誌止言其文章而行實一事不載何以傳後俾後人景慕無窮僕久欲為作本傳而專詳實行以補王之缺畧

蔡夫初學古文其實受教於雷而為之指示方知入門後諱之

只說與雷同時學古然其長在序文次在墓誌至傳論則繁碎
拖帶矣先哲謂史才史學別是一家良然
伯籲固窮能辭某提督之金不為作戰功紀築夫為貧遂有不
同處
賣文雖古人有行之者最多則蔡中郎然自以為有慙德也身
將隱豈得與塵世僕僕作文若貧無生計不如三家村裏訓蒙
大勝賣文與時俗纏擾

艾陵文鈔目錄

卷之一 論

性論一

性論二

喪禮論上

喪禮論中

喪禮論下

承重論

顏淵論一

顏淵論二

楚項羽論

卷之二 論

漢世祖論

唐高祖論

馬援論

楊震論

蔡邕論上

蔡邕論下

祖逖論

楊素論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論下

卷之三 論 議 辯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上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下

漢高帝斬丁公論

增建兩淮運學議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三年喪服制辯

卷之四

辯說序

好名辯

德說

敬說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送王阮亭先生序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送王築夫之河間序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卷之五

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正蒙紀要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宗鶴問山響集序

談青令滁遊詩序

三子惜別詩序

文錄一集序

文錄二集序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直社分義序

近試卷序

卷之六 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史際亨文獻通考鈔序

孫氏重修族譜序

閔渭璜壁帖序

焦山古鼎圖詩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幼華詩序

北歸錄別詩序

為僧募修周墅廟序

孫介夫文鈔序

卷之七 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義字旗會計簿序

程明宇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孫風山四十壽序

朱孺人六十壽序

汪生伯六十壽序

卷之八

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壬午試事記

祀竈記

遺今堂記

易名記

莘樂草堂記

遊海池記

梁子武畫扇記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克念趙公小像記

雨遊記

卷之九

傳

郝太僕傳

方武城傳

鄭廷直傳

楊孺人傳

吳節婦傳

孫節婦傳

里中婦女死節傳

焦應起傳

陳處士傳

王高州傳

王孺人傳

卷之十 書

上宰相史公書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與鄭廷直書

與張天民書

與王築夫書

與王築夫第四書

與李艾山書

與施愚山書

與施愚山書

再答張天民書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卷之十一 書 尺牘

再答周盛際書

答李平子書

再答李平子書

答陳伯璣書

答孫介夫書

答王西樵書

答李映碧書

答孫大宗書

與王于一

與鄭小白

與許力臣

與王築夫

與張天民

與張天民

與李艾山

與李艾山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周盛際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平子艾山

與貞漢生

與柳裴卿

與張六息

與石殿周

與孫無言

與王築夫

與陳伯璣

與王西樵

答李平子

答王築夫

答李艾山

答李岷瞻

卷之十二 墓誌銘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吏部注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李全初墓誌銘

李如初墓誌銘

月樓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墓碣

墓表

郟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

亾妻趙氏權厝誌

亾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顯妣趙孺人墓碣

參戎劉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墓表

代作顯祖考府君墓表

卷之十四

行狀

祭文

王孺人行狀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祭王德音先生文

祭張主簿文

祭鄭廷直文

祭李平子文

祭鄭次嚴文

祭貞漢生文

祭孫用所文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卷之十五

祭文 誄 雜著

代家君祭亡弟淑度文

代家君祭亡妻趙氏文

告顯考文

告顯妣文

告考妣文

告考妣文

祭亡妻韓氏文

錢烈女誄 并序

讀大學

讀孟子

卷之十六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何崑白真贊

并叙

書離騷經後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書宋貞婦誄後

書亾弟淑度稿後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代論科場事宜疏

防江

起復頂補廩缺呈子

訟馬中英寃稟帖

艾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卷之一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同里劉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論

性論一

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子思之言性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蘊奧莫盡於此矣孔孟之言性無能外也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陰陽水火木金土而

已陰陽水火木金土有氣焉有理焉其氣則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矣而健順仁義禮智信之理行乎其間水火木金土以類而分之則或陰或陽水金陰也木火陽也土則陰陽兼仁義禮智信以類而分之則或健或順仁禮健也義智順也信則健順兼仁義禮智信天下無人而無之也而鳥獸草木之物莫不有其意皆性也皆天命也天可以統地言天而地在其中故不言地也性合人物雖人全而物偏人著而物微而人與物實同有是性也此朱子之說子思之指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

爲耳目口鼻肢體以載仁義禮智信之理則有氣不獨氣而已也蓋亦有質矣以言乎氣質人與物則有清濁純雜之異也而人之清濁純雜之相去豈可勝舉乎於是有智有愚有賢有否也故以其理言則智愚賢否未嘗不一致以其氣言則智愚賢否不一而亦不至於相遠去其偏駁以歸於粹精則所貴乎學也孟子曰性善此專以理言者也孔子曰性相近此兼以氣言者也大抵皆天命之性也理寓乎氣世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欲離氣以言理離氣以言理則捨孔子之所謂性相近者

但主於孟子之性善矣而人有智愚賢否求其故而不得遂以其私見而立說其弊至於無窮荀子曰人之性惡此見人之氣質之濁且雜者而以病於其理矣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見人之氣質清濁純雜半者而以億於其理矣告子之誤大略似此至於釋氏又超一切而遁於不可見爲高祇守乎空虛寂滅此捐理氣而務幽眇以欺人者也嗚呼聖學晦而人不知性不知性則不知道不知道則教不立而聖學幾乎息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言冒乎衆論而不遺參於異端而無病學者深講詳辯之則於性庶幾耳故曰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

性論二

孔孟之言性者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曰性善其一兼氣質言曰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有確乎習之不移者言豈一端而已吾合而觀之識性善之指則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無惑也識性相近又習之不移之指則人之智愚賢否無惑也後世之儒不知氣質之性不知氣質之性則所謂性相近習之不移者皆不歸之氣質而以爲太始之理則然矣人實有智愚賢否而一之以性善吾曰性善而人實不然宐乎告子荀子楊子各以其意立

說而各有其病人性皆善而氣質之濁雜者則欲能蔽理若克欲以求理無害於其爲善氣質既濁雜又不能學以自克遂入於惡矣荀子不言人之惡由於氣質之濁雜而不能學竟以爲人之性惡且人氣質之清純者多矣不聞荀子因人氣質之清純者曰人之性善而獨因人氣質之濁雜者曰人之性惡此荀子之病也人之氣質有三等其上者欲不勝其理其中者理欲相敵其下者理不勝其欲欲不勝其理者其清純者也理欲相敵者其清濁純雜半者也理不勝其欲者其濁雜者也上

者之學而爲善也易下者之學而爲善也難中者之學而爲善也在難易之際楊子不言善惡混者之爲氣質清濁純雜半而未學者之所致又舍其上下者而不道獨舉其中焉者之一等以盡天下之性此楊子之病也告子專以氣質言性故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善非性所自具必矯之飾之而後善乃曰性猶杞柳矣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性輾轉而無定可善可惡乃曰性猶湍水矣荀子竊其杞柳之說而曰人之性惡楊子竊其湍水之說而曰人之性善惡混

甚矣告子之黠也告子荀子楊子三家其病則異而所以病則同皆由於不知氣質之性見人之有智愚賢否而無能解於性善之言故各以其意揣摩測度於其間也而釋氏又變三家而立說其託愈高其病益甚人之質成於氣有氣而有質有質而有理理不可以混沌稱名分類別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殊所謂性也釋氏既言性又不言仁義禮智信安有此空虛寂滅者而守之以爲性哉此釋氏之病也孔孟之言猶鑑也衆說之得失猶人之美醜也人之美醜視於鑑則畢照矣衆說之得失

考於孔孟之言則畢察矣天命之性有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則性善故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也其一兼氣質言則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習之不移故人有智愚賢否也太始之理同故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善氣質不同而理自同故性相近非昏頑不移學則皆復於善不學始有不善偏執者之謂固談玄者之謂幻明乎此而諸儒之謬可不攻而自破也

此篇原本荆公特增入釋氏見識力

喪禮論上

世俗浮屠破獄之文布穀於地爲獄門牆皆具而
文畫紙爲厲鬼四立而環之乃置人父母之重其
間衆僧誦讀佛說一僧手錫畫破其獄爲子者號
泣辟踊奉重而出如從獄之見其父母也而救之
者嗚呼佛之爲斯世害極矣吾觀楞嚴雖不免於
鑿然佛與阿難富樓那反覆講論剖析豪釐以自
暢其偏指學者不幸而不得遊孔孟之門聞性命
之語以得道之正傳一見其書樂其言之堅而辯
也雖賢智亦惑之矣至於所謂破獄陋繆無義理

而同於戲世之薦紳之徒莫知其非亦從而行之則可笑也始創爲此者誰乎誠不仁者哉記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言欲其親有令名也今中人以下得免刑者多矣其犯法而至拘於獄者罪大惡積之人也世之從浮屠而爲破獄之事者是以其親爲罪大惡積之人也悲夫夫親之端謹無過而誣之與親之不能無過而彰之又從而甚之卒歸無益皆有所不可嗚呼佛之治喪率威脅勢劫以恐惕人而實虛幻不可信者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氣漸而聚聚而凝結以爲人其死也

氣漸而散散而僵仆以至於亡亡則魂無不之矣安有塊然者而縛執之患苦之哉司馬溫公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蚤鬚髮鬚從而燒斫已不知畏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入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剉春豈復知之其言最爲明備可以覺天下之愚者吾頗愛之而世不察也古禮廢壞久矣三年喪之制塋祭之式歷世旣多大半雜亂漸滅人莫不不忍於親而無可以用其情見佛氏有所謂治喪者則群趨焉曰是以致吾孝矣吾謂三年喪之衣服飲食居寢與塋之時月祭之

奠獻之屬當會通而增損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止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非其嗜之也飢使之然也倉有餘糧苴有餘畜則嚼粟啜肉雖彊之皮與紙而不下咽矣此必然之勢也

敦喪禮以止佛教有關世道

喪禮論中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雜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爲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居倚廬寢苦枕塊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旣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旣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旣祥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如是則齊衰三年者可知矣夫錦繡之爲麗也而被

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爲其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爲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錦繡。戒羊豕。屏家室。定以爲制。今之人無故奪其錦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啓啓矣。奪者不樂。而奪之者亦不樂。先王斷嗜禁欲。創爲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爲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裳經杖帶冠履不廢。而飲食居寢。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輒章甫逢掖。以與慶賀。或采服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爲怪。人非不愛。

其親也。始於一二儻狂誕之徒。放言高議。直情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已也。而相與效之。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爲。耳目習貫。徃爲當然。雖有孝稱者。頻顛不寧。亦懼世之指詈。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甚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怠乎哀戚。其文繁其事難。此夏殷之隆也。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冉閔而下。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強勉。此中心安。

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宋而視秦漢邈乎遠矣。而繩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同於工商。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滕文公言喪。止於齊疏飭粥二大者而已。識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經杖帶冠履。既未盡廢。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虞而練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衆。不拂理。儕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奚爲不可哉。德

之盛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王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懈。自恣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灌。循其性之所近。俛焉孳孳。自勵於此。可也。喪禮廢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篆書。易以紙而尚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則豪傑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復古喪禮甚難特寬一步爲善誘法

喪禮論下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母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當於何期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遲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宮室也今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皸皸而心志拂鬱以生推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之外必有其冠婚慶賀之禮既有冠婚慶賀之禮則必有絲竹燕

饗之節以喪在殯而罷之是廢冠婚也懼廢冠婚而不罷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古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屠蒯猶有譏况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難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子責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

親之生而事死而葬已矣僥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貴富者非儒者之所尚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爲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惑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月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葬祖奠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期小祥小祥之祭再期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奠約略無文陳饌酌酒而已猶未及乎三獻與侑食也自虞逮禫三獻

繼以侑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餽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侑食而受胙而餽彬彬情儀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爲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爲祭之禮也而世俗於居喪不當吉祭而遽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群集則相親相親則冠昏必告死必訃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踈遠如路人平昔殘狠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爲訟以爭銖兩之利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尤可痛也

論葬祭不唯挽俗兼足羽翼禮經

承重論

家禮適孫父卒爲祖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祖母曾高祖母齊衰三年會典凡適孫承重爲祖父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祖父母同世每不達承重之義謂承重者父死而爲父服父母之喪又謂孫之父母死祖祖母畜之故服父母之喪又誤以子之妻所生之子皆爲適孫一子死及數子死者各以其妻所生之子服斬衰齊衰三年推其說曾高祖父母子孫衆而死者多曾高祖父母死遂至數十人皆爲承重皆服斬衰齊衰世頽道失訛以傳

訛甚可笑也。爲祖曾高祖承重者，猶言爲之後云。爾宗法大宗小宗相沿而下，襲爵王侯之襲爲王侯者，皆爲之後者。父則爲父後，祖曾高祖則爲祖曾高祖後也。而適孫者，言乎其爲一而已。爲父後者，之冢適謂之適孫。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而曰有寵於僖公，衣秩如適，則無知不可以爲適也。爲父後者，無冢適，則庶子一人進而爲適，而父他子之適子不得與並。石駘仲庶子六人，石祁爲適，楚共庶子五人，棄疾爲適，禮庶子之子爲父之母不杖期而爲祖後，則不服。蓋引而進之也。由是言之，適孫虛位，或以適爲適，或無適而以庶爲適，然一而已。喪無二孤，故稱適孫以別之也。嬴秦之餘宗法，旣亾，冢適繼體皇帝而降，僅行於王侯之襲爵者，彼其尊卑長幼之屬，貴賤相去絕遠，有君臣之分，勢固然也。細民之家，子則鈞子也，孫則鈞孫也，而尊屈於卑，長屈於幼，勢有所不可獨冢適承重喪，猶存此所謂告朔之餼羊也。宋孝宗崩，光宗見制於后，不出執喪，人情騷動，寧宗成服卽位時，紫陽在講筵，奏白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可知。陛下

以世適承統承重之服著於禮典是時光宗猶在而紫陽引適孫承重告則承重固不論其父之在否也世儒目不覩諸史戴記春秋雖編於功令讀戴記則刪凶儀讀春秋則廢全傳先聖之制一二僅存者不達其義則以其意之近似者當之其失有不可勝舉者世之初喪不啗肉飲酒猶食粥之遺義也人遂詁以佛氏之指謂爲父母求冥福嗚呼先聖之制不達其義而以意之近似者當之差繆豈啻千里乎

承重本於宗法補喪服所不逮

顏淵論一

理欲之說始於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後世講學之士爭談之而庸陋無志者厭其迂濶甚以爲訕詈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實孔孟之指不如此也欲雖曰人欲原於人乎抑原於天乎若原於人則理者如白欲者如黑理者如東欲者如西善惡異路發憤翦滅之不暇矣而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卽天理而欲者天之氣也欲原於天明矣苟原於天則欲之於理如君之有臣將之有卒雖非其敵而

亦不能相少也。且理舍欲安能獨爲理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者。理亦無從附以見而已。然天下之人非欲不足之患。理不足之患也。率意徑行而不自止。則繆戾恣睢。壞倫敗常。無所不至。聖人知其然。故因而節文以爲禮。使飲食男女欣然皆得其願而不違於矩。則欲亦理也。顏淵問仁。子告以克己復禮而克復之。目則禁其非禮之視聽言動。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皆由於此。集註之訓之也。以克爲勝。勝則類師之戰勝者矣。以

己爲身之私欲。私欲則欲之違於理者矣。欲之違於禮者。勝之當禮不必勝也。嗚呼。精矣。釋氏之學無眼耳鼻舌吾儒所排以爲異端。而不敢稱者。儻悉絕色聲臭味。空虛寂滅。又何云異於釋氏乎。人受天之氣以生。情動於中而物接於外。則欲有不能一日已者也。強遏之不出。必有橫溢潰決之患。時觀而自省。務合於禮而禁其非禮。則理之制欲如君使臣。將御卒。爲其所驅役而無與抗者。形豈有或縱性豈有或失者哉。集註於克己之言。旣如此。釋之矣。而釋曾點之言。志又有曰。人欲盡處天

理流行者此聖人所造之極其人欲皆天理不可
以人欲言也非人欲可克之抵於盡而得無欲也
世之儒者竊聞程朱之餘論而不得其義曰人不
可以有欲也屏而去之踽踽敝衣蔬飯離群索居
斷棄嗜好爲槁木死灰天下始尊嵇康阮籍於程
朱之上而憚聖學爲可畏置之不講甚則群而笑
之矣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顏淵之克己
不如此也

欲原於天舍欲不能獨爲理此論闢諸儒所未
發

顏淵論二

天下之患莫甚於斷棄嗜好空虛寂滅鬱鬱得所
不樂然而釋氏之徒有勉爲之者矣顏淵之克己
眼耳鼻舌之欲未嘗言去也範圍不過務循於理
云爾雖欲循於理則欲亦理而眼耳鼻舌之欲猶
行也此非不近人情者而天下博聞多見之士卒
無一有事於克己者也天下之人何厭之有眈眈
於欲譬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惟窮量極數而後
已故無欲不如有欲有欲不如多欲多欲不如縱
橫放肆蕩然無復繩約之爲快也然則天下之人

或能克已歟。時而自克。雖齊民。亦有之。齊民而不自克。則刑戮不能威天下。之變多矣。以飲食男女二者而言。今天下之貧民。鰥寡無告。藜糗不給。則劫奪而求矣。天下之富民。歡酒啖肉。家備妻妾。而病不知足。則淫侈無忌矣。而天下爲劫奪爲淫侈者少。而不劫奪不淫侈者。往往而然。豈其欲之寡。與此無他。屈於理之不可也。屈於理之不可者。輾轉反復。屢起屢止。豈可謂之非克已乎。然則齊民時能克已矣。而終非有事於克已者。終無人至於顏淵之域。則何也。天下三綱淪九法。數如劫奪淫

侈之行。雖齊民能克也。天下非三綱淪九法。數如劫奪淫侈之行。雖知道之儒不能克也。顏淵駸駸乎進於聖人。不獨不爲劫奪淫侈而已。故齊民時能克已。而終非有事於克已。終無人至於顏淵之域也。吾嘗論之。古之人其自治也嚴。今之人其自治也寬。自治嚴。故堯舜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已。責自治寬。故桀黷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已。矜思至於堯舜。則惡如毫毛之細。而不肯恕。思僅不至於桀黷。則非惡如丘山之巨。而竟肯安。古之人所以益高。今之人所以日卑。皆由此也。嗚呼。孔氏之

門其著名者七十餘人獨號顏淵好學信乎克己之難也今之世無有顏淵矣談理談欲則掩口而笑或相與訕詈已矣乎顏淵之學終不可幾乎有人於此以堯舜自任平居之際大德既飭小物必勤推而進之毋但曰不爲桀蹠云者顏淵之學可得而興也

楚項羽論

取天下未有不以人材者也多材者強材相若者並立而不能以相一寡材者弱其國無材未有不亾者也何則國而無材其行事非有遠猷也僥勇而已其宿昔非有大志也鈔略而已彼意很氣悍雄於一時力盡技殫終歸於亾必無濟者矣漢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嗚呼增非三傑比也羽雖能用之亦無救於其亾耳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夫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據要害之地而守之使無或搖而已後漢黃巾寇兖州刺史劉岱與戰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請往牧之資以收天下操從其言領兖州刺史操攻陶謙張邈等迎呂布叛郡縣皆應操還擊布布東走而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苟彘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兖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一舉而布可破若舍布而東布乘虛入寇是無兖州也賢哉宮與彘也知取天下之大計

矣是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以天下而言關中河內兖州漢魏居之以取天下矣以關中河內兖州言之則關中阻險四塞之國河內兖州殊不及也高帝已破咸陽羽使當陽君等擊關而得之乃拱手棄以與高帝而自竄於海隅漢之成楚之敗其勢已決於此矣斯時說羽都關中者一人耳增無一言以與羽爭羽雖百戰百勝終於顛頓狼狽以死此增之過也羽旣都彭城則彭城之於楚猶人之有腹心也腹心安寧四肢雖病可以無患當是時田榮以齊反並王三齊與

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而陳餘亦與齊並力擊常
山而大破之復趙王歇於趙而自立爲代王彭城
之患無過於此羽之破田榮軍榮走死田橫反城
陽羽畱連戰也而高帝部五諸侯兵東伐楚羽斯
時不得不釋齊而自救耳及高帝兵破退歸滎陽
爲羽計者先殲齊吞趙代斬彭越除其腹心之患
而後與漢戰可矣羽不知此而乘勝逐北窮戰於
滎陽之際使此數人有一知兵者發憤約盟攻拔
彭城羽進不得意於漢退無所歸矣故羽之不亾
於齊趙代諸國者幸也羽雖不亾於齊趙代諸國

而彭越屢陷梁地絕楚糧食羽疲於奔走羽致乎
人而高帝致人高帝常佚而羽常勞羽之亾有必
然者矣增年七十好奇計羽之舍齊趙代諸國而
乘勝逐北也增猶未死乃默然而已邪若高帝則
不然既定三秦委蕭何關中而後出關矣兵破於
彭城而歸身與羽距戰滎陽關以西可以無憂乃
遣一將滅魏滅趙滅代滅燕滅齊耳羽死而天下
一矣此三傑誘之也取天下之大計增不與羽爭
而鴻門之飲增徒以高帝有天子氣而欲羽殺之
嗚呼是聶政荆軻之所爲而豈王者之佐以事其

君乎漢軍滎陽食乏請和增欲因而取之愚矣彭
越方議於其後羽安能以遂取漢哉楚急圍滎陽
陳平謀間羽增因去而死後世莫不服平之智然
增去且死滎陽之圍猶未解而脫高帝於滎陽者
紀信也紀信之策聽雖有增高帝亦脫也羽瞋目
攘臂以爭天下獨恃一范增而增又錄錄如此則
楚無材矣嗚呼此羽之所以亾也

與子瞻論相表裏而審楚漢成敗之勢尤有識

艾陵文鈔卷之一



